

一场展览看上海国乐研究会 80 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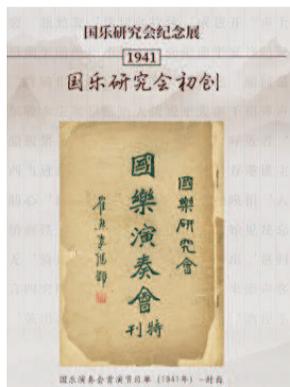
江南丝竹动听 烟火气息暖心

8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可对于个体来说却是一段漫长岁月,在上海音乐学院94周年校庆期间,久负盛名的民间国乐团体——上海国乐研究会迎来了80周年纪念活动。“文曲丝竹 德韵传承”史料展即日起至12月31日在淮海中路1177号展出。12月的每个周四下午,研究会的成员们也会相聚在这里,一如数十年前的前辈那样切磋技艺、以乐会友。

展览陈设地为上音艺术成果展厅,图文并茂配以实物的策划让市民看到了上海民族音乐尤其是江南丝竹在旧时代的沉浮和在新时代的发展。上海国乐研究会正式成立于1941年,以演奏江南丝竹为主,并以文曲见长,间或演奏一些古曲、广东音乐等,创始人兼首任会长是被誉为“箫王”的民族音乐家孙裕德。

橱窗内的一张黑胶唱片,是策展人何小栋自海外二手网站上拍得。1947年,孙裕德带领上海国乐研究会成员随中国文化剧团赴美,承担国乐组的演奏,这张唱片就是在赴美巡演过程中录制。这次大规模的巡演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上演了60余场,上海国乐研究会也成为较早跨出国门的业余音乐团体。

同期举办的音乐会上,一把教学用琵琶经修复后重新在后



1941年上海国乐研究会演出节目单

人手中响起温润淳朴的琴音。这把琵琶首背为凤尾如意,背板为梓木,年代久远,出现了背板内拱严重、面板外凸的情况。就在展览前,这把琵琶刚刚经过修复,将原面板压平晾干,重新嵌入琵琶口内,复原民国制式的四相十三品,以丝弦张力排品,缚弦的黑牛角为原件。何小栋介绍,相比现代的钢弦琵琶,丝弦琵琶更能模拟出《霸王卸甲》中锣鼓的声音。

1985年之后,为配合上海地区编写《上海地区民间音乐集成》的工作需要,由孙裕德先生之女孙文妍召集了原上海国乐研究会的老会员进行了复会。现任会长孙文妍回忆,童年时,父亲都会召集成员来家里演奏。孙

裕德住在现在的复兴中路上的一栋小楼的三楼,20平方米的空间分为两个房间,放了三张床。每周日的早上,孙文妍和家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床,“一来就是20多人,早上起来拆了床,大家演奏完,晚上我们再搭起来。”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成员聚在一起即兴演奏,总能引起很多人围观,观众从三楼排到了一楼。逢演出,成员们还会来孙裕德家里吃晚饭,吃好晚饭,浩浩荡荡一长溜三轮车从马路上骑进来,一车车载着成员们去演出。孙文妍说:“我们家是小家庭,但是有两个硕大的饭锅,格格不入地放在灶间门口,江南丝竹就是这样植根于市民的家庭生活。”

如今,研究会仍然坚持着每周一次的活动,只不过地点从家里换到了尚音小区内的一间活动室,每周四下午,这里都会响起江南丝竹的悦耳声音。成员们不顾路途遥远,浦东金桥、金山等地的成员风雨无阻来参加。研究会也通过进校园、街道、剧场、赛事等各个平台传播江南丝竹,吸收新人。孙文妍表示,江南丝竹始终植根于上海市民生活的一点一滴,12月在展厅内开设丝竹雅集,正是希望更多市民可以走近江南丝竹,感受国乐。 本报记者 赵玥



音乐会演出现场

提起美声、男高音,许多观众的脑海中都会蹦出“高雅”“严肃”的标签。而戴玉强、莫华伦、魏松组成的“中国三大男高音”,正试图打破这样的固有印象,为全国观众带去兼备严肃认真与诙谐幽默的音乐会巡演。12月12日,“讴歌时代辉煌——中国三大男高音保利院线上海音乐会”将来到上海保利大剧院,为沪上乐迷献上一场“好听、好看、好玩”的视听盛宴。

音乐会选择的曲目,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准,能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接地气”,在听众间传唱度

中西合璧 生动诙谐 听中国三大男高音放歌

颇高。在《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耳熟能详的红色旋律中,三位歌唱家将带领听众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讴歌美好生活。此外,外国名曲联唱《重归苏莲托》《桑塔露琪亚》《负心人》《登山缆车》,以及民歌联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凤阳花鼓》

《达坂城的姑娘》《三次到你家》《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不仅展现三位男高音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也让人们体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声乐艺术的独特风格与魅力。

三大男高音的组合形式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帕瓦罗蒂、



潘虹扮演的“黎老师”



用「黎老师」衬出城市底色

潘虹时隔十七年再度回归舞台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时代的歌唱出时代的故事,依照每季一首定场曲的惯例,昨晚在美琪大戏院首演的舞台剧《繁花》第二季,在叶倩文脍炙人口的《潇洒走一回》歌声中亮相,沪生、阿宝、小毛乃至陶陶和他们带出的同时代的小人物,因着“拿青春赌明天”和“用真情换此生”的不同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走向。

作为第二季一大亮点,潘虹饰演的黎老师出场仅20分钟,却贡献了细腻精准、张弛有度的表演。这也是潘虹继2004年明星版《雷雨》后,时隔17年,再度回归舞台。她的出场亦是氛围感拉满——一顶破旧得看不出原本模样的苏绣帐子,一间有外人来访需要开窗通风的破旧老屋,一个活在自己封存记忆中的老太太。舞台上的潘虹一头花白的发、披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毛衣,因为眼盲,眼神没有聚焦却带着几分迷离,那里承载着旧时的梦和一丝几乎绝望的希冀。

这是一个被“卡”在时代车轮里,被折叠在城市空间中的女人。她曾为爱奋不顾身,也体验到了获得爱的幸福感。与此同时,命运的变故,也让她在绝望无助中煎熬了30年。虽然是出土文物般的面貌,却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和韧劲。潘虹把握住了“黎老师”外在支离破碎下的内在坚韧。

“她是我们《繁花》苍凉的底色,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低音。”导演马俊丰在和潘虹一同创排时,对“黎老师”一角就有这样的共识,“如果说上海是一幅层次丰厚的画,那么‘黎老师’就是衬在最后面的那一层,她是你拉近镜头后虚化的背景,虽然看不清却是质感的保证,她凸显了你看到的那些斑斓,也让整个视觉有了纵深。”而听潘虹用地道的沪语娓娓道来记忆中的上海往事,则如同一段耐人寻味的慢镜头,让随着时代疾步前行的人们得以停留,回顾那些匆忙丢失在岁月中的梦想和情谊。

原著《繁花》中藏着无数上海市井声音,也在舞台剧《繁花》第二季的叙事中得以还原。有新上海人走出剧场时感叹:“看《繁花》中的上海,能让人更清晰地看到城市原来的模样。”而许多拿着《繁花》学习手册讨论“沪语小词典”的年轻人,则更兴致勃勃想要“将理论联系实际”:“现在开始,我们都用上海话交流——我不禁要问:等一歇夜宵吃啥?”

本报记者 朱渊

家在2011年走到一起,首次以“中国三大男高音”的组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相。此后,他们陆续在北京、香港、纽约、伦敦等全球数十座城市举办了超过100场的音乐会,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中西合璧的表演风格和生动诙谐的舞台呈现,“中国三大男高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中国声音”热潮。

此次沪上演出,“中国三大男高音”将用这台巧妙融合西方古典音乐传统与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积淀的音乐会,为世界通行的声乐艺术语言注入中国心。本报记者 吴旭颖